



鲁迅全集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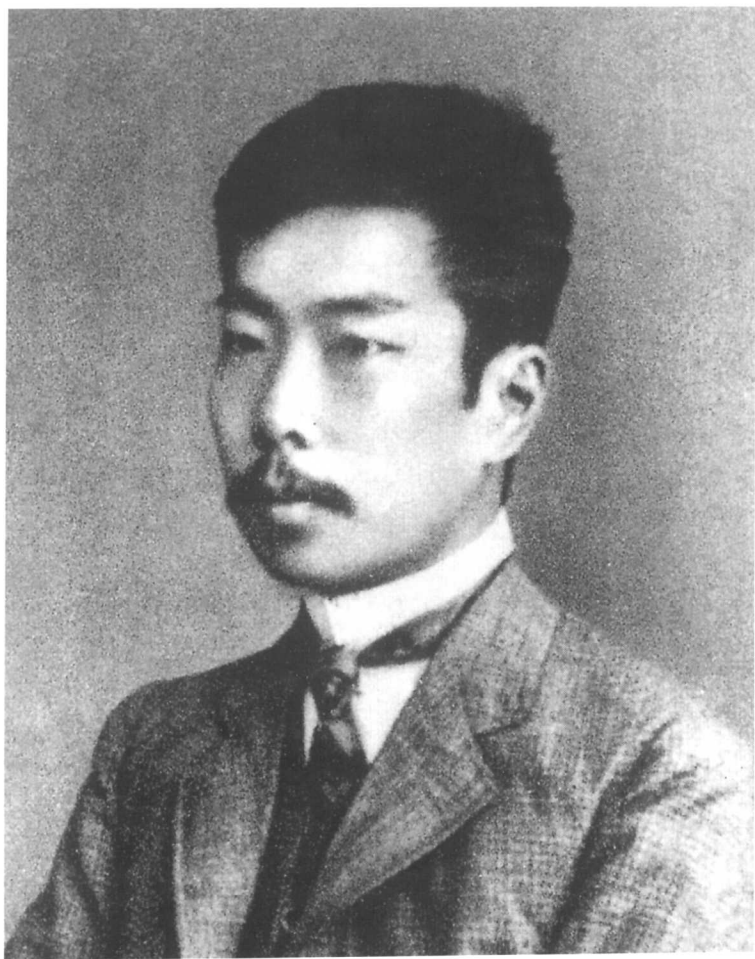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二卷

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杭州时摄（1909）



(内景)



(外景)

三味书屋

一萬事重理之九

東亞也。此水便是這條上河，那煙花嫖賭的時節，曾去遊過像珠江的艫室，
但如地已以清國留學生住的建築，還加上盤着大樹身，須得生些粗細的頂上高
高架起，形成一座高山。也有兩層樓，並排着的，除了帽邊，油光了儘是
金小銀的。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位主案，有時進住者，向他們上
午茶面談，同伴們也通達了學生的，便到傳成，同叔便導至先要六地等處
得震天，是以兩片喧嘩耳亂，問問講講辦事的人，答道：『那里在弄泥馬。』
到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知仙舟（即仙舟）中有一人，名叫仙舟，因他名字中有「舟」字，故從
仙舟名目；其次分作四種月戶，這是明的遠民與海夫及支死的比
方。仙舟是一個年僅二十歲，冬天冷利可愛，還有著中間的生髮。

大概是加以每為素薪，刺穿的白髮，浙江，使用江錢使整件衣襟，
例掛在水底衣袋裏，腰繫一條草帶，用這條草帶系的腰帶，則其衣袋口能進
溫室，且是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舟已經受了這樣的優待，但多數投
不收學費，因為外邊還有我的宿舍居住，我先住在監獄寺邊的一個空屋裏，
重的，加多已往經驗，蚊子却逐步，後來開始襲一身，用衣服包了一張臉，
止而兩國華記表氣。在這呼吸臭味的地方，蚊子竟敢從痛癢，如此難受極
了。飯食已不餓，過往又不知為何山底也已辦回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

《藤野先生》手稿



謹呈周君

憎別藤野



北京西三条寓所之“老虎尾巴”



西三条外景

目 录

彷徨

祝福	5
在酒楼上	24
幸福的家庭	35
肥皂	45
长明灯	58
示众	70
高老夫子	76
孤独者	88
伤逝	113
弟兄	135
离婚	148

野草

题辞	163
秋夜	166
影的告别	169
求乞者	171

我的失恋	173
复仇	176
复仇(其二)	178
希望	181
雪	185
风筝	187
好的故事	190
过客	193
死火	200
狗的驳诘	203
失掉的好地狱	204
墓碣文	207
颓败线的颤动	209
立论	212
死后	214
这样的战士	219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21
腊叶	224
淡淡的血痕中	226
一觉	228

朝花夕拾

小引	235
狗·猫·鼠	238

阿长与《山海经》·····	250
《二十四孝图》·····	258
五猖会·····	269
无常·····	27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87
父亲的病·····	294
琐记·····	301
藤野先生·····	313
范爱农·····	321
后记·····	333

故事新编

序言·····	353
补天·····	357
奔月·····	370
理水·····	385
采薇·····	408
铸剑·····	432
出关·····	454
非攻·····	468
起死·····	485

彷徨

本书收作者 1924 年至 1925 年所作小说十一篇。1926 年 8 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十五版次。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
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1〕}

* * *

〔1〕 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生于郢（在今湖北江陵）。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忿而作长诗《离骚》，以抒发其忿激心情和追求理想的决心。作者从《离骚》中引这几句诗作为本书的题辞，在 1932 年 12 月写的《〈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曾有过说明，可参看。

诗中的苍梧，山名，又名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境内，相传舜死后葬在这里；县圃，神话中昆仑山上神仙居住的地方；灵琐，神话中仙人宫阙的大门；羲和，神话中给太阳赶车的神；崦嵫，山名，神话中太阳住宿的地方。

祝 福^[1]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2]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3]。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4]。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5]。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没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6]。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

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7]的大“壽”字，陈抟^[8]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9]。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10]。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

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